

乱世师徒牛金星、彭遐龄与李自成

○潘民中

明朝末年，河南宝丰出了个名叫牛金星的人，鲁山出了一个名叫彭遐龄的人。彭遐龄曾拜师牛金星，此师徒二人皆与李自成颇有渊源。

牛金星授徒谋生计 彭遐龄武举中解元

彭遐龄生于万历四十五年(公元1617年)，幼极聪慧，十个月会说话，三岁能背唐诗，五岁开始读《尚书》，十岁便学《礼记》。其父在彭遐龄身上寄托了无限的希望，特聘宝丰举人牛金星至家坐馆教导他。

牛金星出身下层知识分子家庭，其五世祖由岁贡任县学博士，其父为鲁王府“纪善”。“纪善”属八品官，职责是“掌训导礼法，开喻古训，及国家恩义大节，以昭至善”。牛家祖莹在宝丰城北郭外激水之阳(今宝丰一高老校区院内)。少年时代的牛金星在祖辈的影响下向往功名，读书刻苦，被录取为县学生员，迈上科举之路第一步。万历四十七年(公元1619年)，宝丰知县范廷弼主持修建文峰塔，牛金星以生员身份捐款100文，希冀宝丰文风昌盛，祈求自己前程光明。天启七年(公元1627年)，牛金星参加河南乡试，考中举人，并在宝丰、鲁山设馆授徒，以谋生计。这时的明王朝已病入膏肓，吏治黑暗，贿赂公行，社会矛盾日益激化，统治阶级内部倾轧加剧。牛金星痛感天下将乱，科举前程黯淡，遂广泛涉猎天文、风角之术等神秘术和《孙子兵法》等军事著作。

牛金星看彭遐龄天资聪颖，勤奋好学，便悉心教授。彭遐龄十五岁考中秀才，十八岁就以精通五经赴省城开封参加河南乡试，因答卷不慎违例，而未能成为正取举人，被列入备取副榜。彭遐龄转而参加武举考试，竟然获得河南乡试武举第一名(解元)。

彭遐龄伸冤入大狱 牛金星致祸被充军

河南巡抚认为彭遐龄是一位不可多

得的文武全才，特向朝廷保荐重用，但文书呈来转去却迟迟没有结果。崇祯十二年(公元1639年)，彭遐龄再次以五经科参加河南文举考试，仍被置于副榜，无奈只得接受同宗归德府夏邑彭尧谕礼聘，坐馆教授生徒。

彭尧谕善诗书，被誉为“西园公子”，与侄子彭舜龄常常言谈国事，遭奸宦魏忠贤余党的陷害。巡按御史从彭尧谕诗作中断章取义，诬告其有谋反之心，将叔侄二人逮捕下狱。彭遐龄愤然率领同情彭尧谕叔侄的夏邑绅民，赴巡按御史衙门击登闻鼓鸣冤，不料也被关入夏邑县狱。

也就在这一年，辞馆家居的牛金星因家事与姻亲发生矛盾，并使酒负气打了县吏，招致大祸。姻亲与县令串通，罗织罪款，上报巡按御史。牛金星被革去举人，充军卢氏。卢氏与李自成盘踞的商洛山区毗连。牛金星在卢氏结识了江湖郎中尚纲。尚纲把牛金星推荐给李自成，极言“牛金星知兵法战策，精明阴避忌青囊风角之术”。崇祯十三年(公元1640年)冬，李自成率部攻破卢氏，解获牛金星。李自成与牛金星彻夜长谈，牛金星的文韬武略使李自成大开眼界。李自成诚邀牛金星加入起义军。为求生存，牛金星表示愿意追随李自成以成大业。

牛金星助力李自成 彭遐龄假意换自由

崇祯十四年(公元1641年)正月，李自成在牛金星策划下取得攻克洛阳的胜利。牛金星建议李自成“禁淫杀，据中原，收人心”。提出“杀一人如杀我父，淫一人如淫我母”的口号，约束起义军将士，改变过去“所破城池多不守”的状况。牛金星还把李自成提出的“均田免粮之说”制度化，制订“贵贱均田之制”，对农民实行“五年不征，一民不杀”。牛金星又“依李唐制度”规划农民政权，“凡五营二十二将。又置上相、左辅、右弼、六政府侍郎、郎中、从事等官。要地设防

御史，府曰尹，州曰牧，县曰令”，从而一定程度上克服了流寇主义，加强了集中领导，使李自成军呈现出发皇气象。在夏邑狱中的彭遐龄闻这个消息，遂给老师牛金星修书一封，买通狱卒送出，求先生设法营救出狱，表示一定追随先生，共同辅佐闯王成就大业。牛金星接到彭遐龄的求救信，立即报给李自成，李自成早已听说过彭遐龄的学识、武艺，欣然于三月二十七日派兵破归德(今商丘)，次日攻克夏邑，救出彭遐龄。彭遐龄连夜被人送到李自成军帐。

彭遐龄本意并非真心加入李自成军以扰动天下，只是借助李自成的力量跳出牢笼而已。一旦获得自由，彭遐龄竟思谋起该如何为国除乱来了。他在衣带间暗藏金鞭，欲击杀李自成一鸣惊人。彭遐龄来到大军帐，谎言奉承李自成：“时危矣！官吏皆贪污，祸生民。大王提百万师，崛起垌亩，攻城略地，所至辄克，大王必正天下矣。”李自成听得此言，甚为高兴，失声仰笑。彭遐龄趁机猛抽金鞭朝李自成头颈击去，李自成俯首以手打彭遐龄。彭遐龄手中的金鞭，重重砸在李自成座椅之上。彭遐龄正要再击李自成，李自成一声大呼：“彭遐龄要杀我！”牛金星也急呼：“彭遐龄要杀大王！”彭遐龄提鞭跑出帐外，跨马疾驰而去，纵鞭催马，走险道，越河川，日驰五百里，入太行山，抵山东界，得以脱身。

李自成兵败失天下 牛金星郁郁了残生

此后，崇祯十五年(公元1642年)十二月李自成军占领襄阳，牛金星建议李自成重用已搜罗来的知识分子，“获举人，即授以官”，使李自成有了建立政权的意识。崇祯十六年(公元1643年)三月十日，李自成在牛金星辅佐下由秦山倡义文武大元帅晋号新顺王，改襄阳为襄京，修宫殿，立官制。设左辅、右弼，及吏、户、礼、兵、刑、工六政府，搭起中央政权的架子。牛金星任左辅之职。为了犒赏牛金星的辅佐之功，李自成特命牛金星之子牛佺出任襄府府尹，并下令于牛金星故里宝丰县置宝州，委任已参加义军的湖广夷陵举人陈可新为宝州州牧，建立新顺地方政权体系。牛金星提出“现取河北，直捣京师”的战略构想。崇祯十七年(公元1644年)正月，李自成北上关中，在西安开国，国号大顺，年号永昌，以牛金星丞相，任命六政府尚书。二月，李自成军顺利进兵北京，三月十九日，破城而入。被迅速胜利冲昏了头脑的牛金星，以天祐阁大学士的首辅身份忙碌于编制大顺仪制，更定《大顺汇典》，筹备李自成登基大典事宜等这些面子工程，而对如何站稳脚跟，实现稳妥接收旧政权，特别是防备满清的乘虚而入，缺乏周到的谋划。以致北京城四十天事实上的无政府状态，四月二十九日李自成登基称“万岁”，次日便弃城西撤。可谓“成也牛金星，败也牛金星”。

牛金星在李自成遇难后，先是投降清军，后潜回故里，藏身宝丰香山寺，了却残生。若不是李自成失败，身为大顺丞相的牛金星以其文才肯定会有大部头著作传世，而今只有两篇疑似出自其手笔的文献《代吴襄拟招子三桂书》，可领略其文采之非同一般。清军占领中原后，经人举荐，彭遐龄曾一度入值内三院，后外放江宁府江浦县(今江苏)主簿，因郁郁不得志，而落落寡合，牵扯进“谋伪造牌印私逃缉获”案，顺治七年(公元1650年)卒，终年34岁，留有《卧岚诗草》一卷。

牛金星、彭遐龄师徒逢乱世，坚定信念难抵残酷现实。明清科举的艰难与困惑，从根本上使一些传统士大夫放弃了常规的晋升之路，转而在军事、天文、数学上发力，以谋求发展。毕竟，并非人人都能做到“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

回望鲁邦宝伊

——读《直隶汝州全志》

○郭振会

我们为什么要读史？

对此，知名作家柏杨先生有一个精彩的回答。他说：“人类和其他动物最大的不同是：人类发明了文字，能够把自己的生活记载下来，成为历史。使后代的人，可以凭借这些记载，寻觅自己的归属，作生存的依据。不但精神上得到支持，还可以身历其境，感受祖先的言行举止、音容笑貌，倾听他们从旷古的空山传下来的高亢飞扬的言论，揣摩他们在深宫内院窃窃私语的权谋术数。历史让我们分享前人沙场上激烈的战斗、搏命的厮杀，也让我们分享闺房内儿女情长的悱恻缠绵。有了历史的记载，我们短短的人生一世，才不致是一场没有背景、没有剧本、不知前因后果的荒唐的独幕剧。”

是啊，中国是一个拥有五千年历史的国度，有着无与伦比的历史文化。近读《直隶汝州全志》，就对柏杨先生的这段话有了更深入的理解。《直隶汝州全志》成书于清道光二十年(公元1840年)，属于地方志。所谓国有史，方有志，家有谱。国史、方志和家谱，组成了从中央到地方，从官方到民间，互为补充、完善和对照的史书体系。

“方志”是记载一个地方自然与社会各个方面的历史和现状的资料性著述，功能为“存史、资治、教化”。“存史”就是记载当地的历史和现实情况，并传之后世；“资治”就是帮助当政者了解当地的历史和现状，并以此作为主政的借鉴和决策的参考；“教化”就是通过阅读地方志，受到爱国、爱乡的教育。

清朝时，汝州仍是由省直辖的直隶州，领鲁山、郟县、宝丰、伊阳四县。《直隶汝州全志》由时任汝州知州的白明义主导，会同汝州州同孙瑞昌、鲁山知县郑绳祖、郟县知县汪杰、宝丰知县卢经、伊阳知县杨琇等，组织近百人的修志团队，参考明代《正德汝州志》、万历《汝州志》、清代金先声康熙《汝州全志》、五登魁康熙《汝州全志》、宋明立乾隆《汝州续志》和乾隆二十八年(公元1763年)张士果任汝州知府修志未成的半成品。针对六志中的遗漏进行了补充完善，对失误进行了修正，续编了宋志以来的内容。全书共分十卷，分别为：沿革疆域、星野山川；职官名宦；城池公署(含街道、乡里、保甲、市集、村庄等)；籍赋仓储；兵防学校，祀典风俗；人物；选举；古迹寺观、灾祥；艺文等。内容翔实，资料丰富，对研究清代汝州、伊阳和鲁山、郟县、宝丰的历史有较大的参考价值。

这本得到专家高度评价的《直隶汝州全志》，是地方政府和文人绅士主动编修的。知州白明义当年在州署宴请地方绅士，通报修志事宜，66人捐款捐物，保证了修志团队的人吃马喂。170年后，再版的《直隶汝州全志》，也是“地方绅士”努力的延续；汝州作家郭鸿志先生从上海图书馆复印了一套清代道光年间的《直隶汝州全志》，钟情于地方文化研究的杨占营先生听说后，非常激动，托人借出后，又复印了一套。然后，和自己家藏的原刻《直隶汝州全志》进行比对，遗憾的是，它们均有缺页和破损。杨占营又到汝州市档案馆、图书馆查阅，结果发现这些藏书还没有自己家的完整。在这种情况下，杨占营经过反复思考，决定动手校印再版《直隶汝州全志》。两年来，在多本《直隶汝州全志》原版和复印件的基础上，杨占营反复比对，精心移补，其间艰辛，难以尽述。于是，装帧精美、朴素大方、深邃庄重、完整无缺的《直隶汝州全志》呈现在世人面前。

展读《直隶汝州全志》，当年的生活如在眼前。人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种植着小麦、大麦、玉米、黄豆、黑豆、扁豆等粮食作物，菠菜、茼蒿、薯芋(俗名山药)、葱、蒜、茄(一名落苏)等菜类，似乎和现在一般无二。劳作之余，人们还要去赶集，进行商品贸易。“市集之设，所以通功易事，利民用而阜民财也。”比如笔者家乡，距家八里之纸坊镇“四门四街，轮流为市，商贾咸集”，离家一里之泰山庙，“康熙五十年自段村迁此，逢单日集”，距家八里之焦村镇，“昔名左村镇，逢双日集”。

在风俗方面，《直隶汝州全志》也多有记述。“鲁山民淳讼简，土厚水甘，务本业不习末作。”“郟人之性多乘阳明，音重言直，忠勤事上。”“(宝丰)其有孝行之子，贞淑之妇，众口推许，惟恐弗彰也。”前人古风，岂非今俗之源？

阅读之时，许多耳熟能详的名字不时涌现，好似久未谋面的老友不时邂逅，比如鲁山的十八垛山、尧山、清水河、郟县的小峨眉山、平顶山、落兔山、长桥河、马跑泉，宝丰的应山、九里山、香山、荆山，等等。读来亲切自然，令人爱不释手，必欲卒读而后快。

拥灯夜读，回望鲁邦宝伊，我们似乎是在静夜中聆听古人的讲述，也似乎进行了一次和古人的交谈。掩卷沉思，再忆柏杨先生的话，我们好像是在进行一次关于“过去、现在和将来”的思考——过去，我们从哪里来？现在，我们该怎么办？将来，我们又到哪里去？在这些思考之中，我们可以试图找寻一条时代发展的脉络、开启一双借古喻今的慧眼，培养一种悲天悯人的情怀，也许在这里，能让我们浮躁的心灵，找到一个安静的“家园”。

《直隶汝州全志》清道光二十年刊本与杨占营新版 (资料图片)

水经注

一脉生命水 焕然世态新

○曲令敏



紫薇花绽放在南水北调干渠旁边的山坡上 李志勇 摄

渠水过鲁山三街村，经郝村、李村，漫流村进入宝丰县。一路顺山就势曲折萦回，流到高的地方宽展开来，渠水清浅；流过低洼的地方，水就变得深窄。据资料：“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在宝丰县境内全长21.22公里，设计流量每秒360立方米，共穿越大小河流5条、铁路3条、公路7条、交叉建筑物43座，共设渡槽、涵洞、倒虹吸、桥梁等22处，总投资22亿元。”沿途流经“杨庄、城关、肖旗、石桥、大营、观音堂林站、闹店、李庄8个乡镇43个行政村，永久用地5267.57亩，临时用地9233.681亩。拆除房屋26650平方米，搬迁、安置254户1762人。”

有温度的不是这些数字，而是活生生的烟火。

宝丰与水相关的故事，可以追溯到1700多年前。晋太康元年(公元280年)，这里的先民就开始引泄水灌田；到唐贞观年间，修汝水渠；明洪武二十八年(公

元1395年)，又开鱼儿坝渠，利用石河水浇地；到明弘治十二年(公元1499年)，改激水由西城下向北，于城西北与柏水汇合……明清民国到而今，生活在这片山河大地上的人们从来没有停止过引水灌园的生产活动。在我的记忆里，最悲壮的故事是上世纪70年代以来修建吃水工程。县区西北观音堂是一片裸石累累的浅山区，有一个名叫罗顶的村庄，并打到两三百米都不出水。村西那眼吃水井，一线泉水麦粒粗，在县城里工作的人每次回家，肩扛车驮的都是大桶小桶装的水。人们为了留存雨水，有在瓦房屋檐下悬一条劈成两半的橡胶管，将雨天的房檐水引入水窖的；有挖塘蓄存山坡裸岩浮水的；有在滴水崖下建水池的……上世纪40年代，这里发生过

一个惨烈的故事：山外的姑娘嫁过来，新媳妇压根不懂这里的水有多珍贵，早晨起来洗完脸，顺手把水倒了，婆婆责怪，丈夫打骂，一气之下悬梁自尽。上世纪80年代，罗顶村有户人家，不缺吃穿，有瓦房住，日子过得温暖而乐。可有一年的大年三十儿，当丈夫的看完春晚眯了一眼才去排队接水，直到初一下午才轮上。又冷又饿挑着两半桶水回家，妻子和孩子连午饭都没吃上，冲着他就是一通埋怨。丈夫一气之下踢倒水桶，对着自己的老婆抡起了钩担……结果是，被打断胳膊的妻子一去不返，一双儿女，分别跟了外婆外公和爷爷奶奶。彼时彼刻，我站在满院荒草中，听时任村党支部书记满眼含泪讲起这个悲情故事，至今记忆犹新。

为了水，多年来宝丰的干部和群众付出了艰苦卓绝的努力。2014年遭遇60年来最严重的大旱，17座中小型水库有15座干枯，除了北汝河，境内4条主要河道全部断流，2.85万人、2000头大牲畜饮水困难。为了解决县城供水，自来水公司在城北肖旗乡方旗营村接连打了31眼深井……2015年1月21日，南水北调配套工程13号分水口门宝丰泵站与宝丰县城供水管网成功并网，每天供水2万立方米。配套工程全部完工后，日供水量可达3.4万立方米，有了这甘甜的丹江水，千家万户从此不喊渴。

2014年12月25日，我与宝丰县水利局的刘朝阳一行去杨庄镇大温庄行政村采访。眼见渠水蜿蜒而来，把大温庄所属的韩庄、棘树园、徐庄、大温庄、张庄等自然村分隔两岸。村党支部书记李艳旭正带人在棘树园村百余亩大的一片麦田里开挖埋管，他说：“这里是干渠取土场用地，麦是复耕后刚种上的。”回到地力恢复得怎样，他说：“都是按标准整的。最下面垫的是工程开挖出来的土，杂有沙砾。碾实再铺20厘米厚的保水

层，那是从十多公里外的李庄乡下顶村取来的黏土。最后覆上开工前剥离的50厘米厚的熟土。根据地力，每亩地施65公斤到75公斤复合肥交还村民。复耕时还按每50亩一眼机井配套。你看，输水主管道围绕在四边，地中间每隔70米埋一根输水管道，根据水压30米或50米留一个出水口，接上软管儿就可以浇，全覆盖。

另据刘朝阳介绍：南水北调工程宝丰段临时用地5056.4亩，复耕时先由工程建管单位回填至离地面0.7米，之后按耕作层恢复地貌，修建田间生产道路和配套水利工程。交还村民后，前六年还要补偿减产损失，开始两年每年每亩1500元，中间两年每年每亩1000元，最后两年每年每亩500元。

王铁庄与宝丰县城仅隔一条西环路，与大温庄相邻。为了工程建设，这个村的高庄自然村有46户人家就近迁移到干渠东边五六百米处，新居纳入城区总体规划，按城市模式建成河滨小区。据介绍，迁过来的村民每户两套新房，每套面积127平方米。凡永久占用的住宅，包括宅基地，全部由开发商按这个标准补偿。高庄东跨渠公路桥连接着老村和新居。老村多为土墙柴瓦房，那天正赶上村干部分为贫困户发放慰问品，凡鳏寡孤老，或面或油或钱，每户都有。村名高庄，却没有一户人家姓高，大多姓周，听68岁的村民周印川说，周家祖坟上有碑，记载着周姓祖先从山西洪洞县移民到这里的经过。至于高姓人家，要么灭绝于战乱，要么南下成了客家人，今已不得而知。老人说，这次南水北调搬迁可不是白手起家，用年轻人的话说，真是“做梦也没想到，一步就迈进了现代化的城市生活”。

层，那是从十多公里外的李庄乡下顶村取来的黏土。最后覆上开工前剥离的50厘米厚的熟土。根据地力，每亩地施65公斤到75公斤复合肥交还村民。复耕时还按每50亩一眼机井配套。你看，输水主管道围绕在四边，地中间每隔70米埋一根输水管道，根据水压30米或50米留一个出水口，接上软管儿就可以浇，全覆盖。

另据刘朝阳介绍：南水北调工程宝丰段临时用地5056.4亩，复耕时先由工程建管单位回填至离地面0.7米，之后按耕作层恢复地貌，修建田间生产道路和配套水利工程。交还村民后，前六年还要补偿减产损失，开始两年每年每亩1500元，中间两年每年每亩1000元，最后两年每年每亩500元。

王铁庄与宝丰县城仅隔一条西环路，与大温庄相邻。为了工程建设，这个村的高庄自然村有46户人家就近迁移到干渠东边五六百米处，新居纳入城区总体规划，按城市模式建成河滨小区。据介绍，迁过来的村民每户两套新房，每套面积127平方米。凡永久占用的住宅，包括宅基地，全部由开发商按这个标准补偿。高庄东跨渠公路桥连接着老村和新居。老村多为土墙柴瓦房，那天正赶上村干部分为贫困户发放慰问品，凡鳏寡孤老，或面或油或钱，每户都有。村名高庄，却没有一户人家姓高，大多姓周，听68岁的村民周印川说，周家祖坟上有碑，记载着周姓祖先从山西洪洞县移民到这里的经过。至于高姓人家，要么灭绝于战乱，要么南下成了客家人，今已不得而知。老人说，这次南水北调搬迁可不是白手起家，用年轻人的话说，真是“做梦也没想到，一步就迈进了现代化的城市生活”。

迎接国家二类城市语言文字工作评估
倡导语言文字规范化

说普通话 写规范字 做文明人